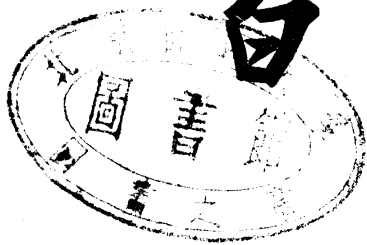


評美帝
皮書



一九四九、九、十一、

石家莊日報社印

目 錄

- 一、無可奈何的供狀
- 二、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 三、別了，司徒雷登
- 四、四評白皮書
- 五、五評白皮書
- 六、艾奇遜致杜魯門信全文
- 七、美帝侵華供狀
- 八、美帝發表白皮書補充材料
- 九、美帝反動陣營對白皮書的喧嘩

無可奈何的供狀

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

美國國務院在本月五日發表的名爲『中美關係』的冗長的白皮書和其他有關的資料，其主要內容現在已經爲中國人民所知。從美國政府的白皮書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聲明中，中國人民應該得到什麼教訓呢？

應該得到的第一個和最基本的教訓，就是美國帝國主義政府對於中國民族利益和中國人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敵視。美國白皮書毫不掩飾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的侵略立場。美國政府公然厚顏的宣稱『不干涉中國內政』是不可能的，因爲它與『支持中國的統一與領土完整』『發生了衝突』。換句話說，美國政府認爲必須干涉中國內政，必須把中國看作美國的保護國，然後中國才能有所謂『統一與領土完整』！根據這種希特勒主義的武斷，美國政府儘管承認蔣介石的國民黨是一群『與過去軍閥並無區別的反動分子』，因而他們的政府『已經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是『爲了顯見的理由，仍舊繼續傾全力援助』它，使它『盡可能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其權威』。究竟是『爲了什麼顯見的理由』呢？美國政府給予這個反動的不受人民支持的政府以『較美國對其他任何國家的援助數量爲大』的援助，等於這個反動政府的『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究竟是爲了什麼呢？美國政府究竟是爲着什麼奧妙的『友誼的』目的，『在運輸武裝和補給上

「給予一個反動的而且本身已經『喪失了鬥志』的軍隊以如此巨大的援助，供給了它的『軍需品的大部分』，致使其竟能一度用戰爭的方法（記着：這在美國政府就叫做『鼓勵雙方從事協商，力求避免內戰的發生』！）『推廣其控制及於華北和東北的大部分』呢？凡是一個頭腦清醒而有最低限度的推理能力的人，都不能不由此得到結論：美國政府是堅決地一貫地抱着侵略中國的目的。美國政府之所以看來毫無理由地援助一個不受人民支持的反動政府及其反動軍隊，來進攻中國的拒絕支持反動統治的廣大人民，是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理由』的，這個『理由』就是：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既然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和中國民族的權益，美國政府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中國人民的合作，就不可能不專橫地干涉中國內政，以便用軍事方法在中國建立一個可以與美國政府『合作』的季里諾式的賣國傀儡政府。難道除此以外，還有任何別的解釋嗎？

白皮書徒然地偽善地說了一大堆中美的友誼。這種友誼確是存在的，而且將永遠繼續存在，但是它只存在在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因為美國人民沒有侵略中國的動機和必要，並且會在許多方面與中國人民作了令人永誌不忘的互相援助。至於美國政府的侵略行爲，甚至艾奇遜也不能不承認這是美國人民所『顯然不會允許』的。艾奇遜在致杜魯門的信中寫道：美國今天如果採取進一步的干涉，則『勢將引起中國民衆的憤慨，並將受到美國人民的譴責』。多奇怪！如果美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民確是抱着友好態度，爲什麼擴大這種友誼的範圍和廣度（比方說，如果美國政府曾在抗日戰爭期間援助中國人民而不是援助中國人民所反對的惡政府），就會引起這種友誼的一方的憤慨和他方的譴責呢？難道這還不足以證明，美國政府所抱的並不是什麼友誼，而只是令人憤慨和必須譴責的侵略野心嗎？既然如此，難道規定了這種侵略野心的範圍和廣度（比方說，日本侵略者不佔領延安和重慶而停止在黃河東岸和貴州南部），就會叫人們停止憤慨和譴責了

嗎？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們妄想全世界都是愚蠢的，但是結果表明，真正愚蠢的只是他們自己。

而事實上美國政府又是怎樣規定自己的侵略的範圍和廣度的呢？帝國主義者按照獨佔資本的要求所要求的擴張是不知道止境的；如果有什麼止境，決不是因為畏懼人們的憤慨和譴責，憤慨和譴責的紀錄難道不是已經堆積得比白皮書還要厚嗎？這是因為帝國主義者自己的力量有所不能。關於美國政府援助國民黨得到什麼結果，艾奇遜寫道：『我們的援助與鼓勵，曾幫助他們抵抗。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不幸結果為美國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國在她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內，所曾經做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美國所未做的對於這個結果也沒有影響。這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這些勢力，美國亦曾試圖加以影響，但不能有效。』看吧！這就是美國的貪得無厭的但是終於失敗了的干涉者和侵略者向全世界所作的有益的供狀！只有堅決有效的鬥爭，將帝國主義者澈底地打敗和打倒，帝國主義者的脚步就停止了，而到最後，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就被消滅了。

但是今天的問題是：干涉者和侵略者在中國是就此干休了嗎？不，在這種意義上說，他們的野心仍然是沒有止境的。『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句格言並不能一般的適用於帝國主義者。儘管美國政府對於利用蔣介石國民黨這個工具如何失望，但是只要國民黨反動派還有一兵一卒或一個特務分子存在，美國政府就決不會中止加以利用。同一個艾奇遜在一個月以前，在七月六日還聲明：『美國正向國民黨中國輸送它現在確能辦到的一切經濟援助。』但是即令對於國民黨的心是死了，美國政府對於繼續干涉和侵略中國，繼續破壞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心，却是不會死的。艾奇遜已經明目張胆地宣佈：一切反對『中國內部勢力』在今日所已經達成的人民民主政治的『發展』，都將受到美國政府的『鼓勵』。艾奇遜並在白皮書公佈的第二天即八月六日發

表專門的聲明，提出他的所謂五項原則，如果把這些原則不用詭術而用科學加以解釋，那就是：（一）美國政府願以每一可行之途徑，鼓勵凡能促中國成爲美國殖民地之發展，俾能在國際事務中担任美國帝國主義分子之傀儡的任務。（二）美國政府願協助中國建立一種經濟與政治之環境，可保障美國帝國主義代理人之人權與自由，並可逐步地發展美國的殖民地經濟與貿易辦階級的福利。（三）美國政府反對中國脫離其干涉而獨立，反對任何一個不服從於美國獨佔資本利益之政權。美國政府反對任何外國以平等友好態度援助中國。（四）美國政府將繼續與其他殖民於遠東的帝國主義國家參照有關各國在整個遠東之局勢，諮商將有助於各該國在遠東繼續保持帝國主義特權之辦法。（五）美國將強迫聯合國達成上述目標，特別是有關維持帝國主義對遠東侵略之勢力。由此可見，美國政府決定繼續從內部破壞人民民主的中國，並從外部壓迫人民民主的中國。由此可見，只要美國仍然是帝國主義國家而沒有變爲人民的國家，美國政府就決意敵視中國人民到底。

中國人民至今只是努力恢復和保護自己的正當利益，從沒有派一個兵或一個顧問，遠渡重洋，到美國去干涉該國『內部勢力』的發展，去支持該國的『統一與領土完整』，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然而美國帝國主義却要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干涉中國，破壞中國人民的偉大愛國運動，強迫中國隸屬於美國帝國主義，服役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因此，美國帝國主義是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不可調和的仇敵，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

因此，中國人民應該從美國白皮書得到的第二個教訓，就是中國人民必須繼續抵抗和防備敵人美國帝國主義的任何干涉和挑戰，必須不墮入敵人美國帝國主義所設的任何陷阱。凡是敵人所害怕的，我們一定要做，凡是敵人所喜歡的，我們一定不要做。美國侵略者虛召某些中國人（按

照艾奇遜的話，這些人叫做「民主的個人主義者」，組織反共派別，藉以推翻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政權。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要允許這樣做。美國侵略者妄想在中國人民的經濟困難面前利用某種暫時的表面的物質「援助」來勾引中國人民飲鴆止渴，放棄獨立，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要允許這樣做。美國侵略者妄想挑撥中國人民與蘇聯的兄弟友誼，藉以分化遠東和世界的反帝國主義反侵略的同盟，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要允許這樣做。

美國白皮書在美國人民、中國人民、世界人民面前散佈了對於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種種荒謬的惡毒污蔑，例如說中國共產黨對於抗日不努力，例如說中國共產黨對於抗日戰爭結束以後的國內和平不努力，例如說中國共產黨「爲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與此同時，則竭力沖淡國民黨的罪惡，並將美國侵略者在白日夢中所描繪的比國民黨有用的某種新工具稱爲中國的「民主政治的脊骨」等等。但是這些奇談簡直是幼稚到不值一駁。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真相，就已經被許多在中國的美國觀察者，包括史迪威將軍這樣的人物，報告給美國人民了。艾奇遜斷言，「在不久的過去，外國之企圖控制中國，在中國人民看來，很清楚地就是外來的侵略，因此就遭到嚴肅的抵抗。」艾奇遜在這裡的頭腦，似乎還有些清醒之處。但是他接着斷言，世界忽然大變了，這些嚴肅的抵抗者們自己忽然「爲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了；過一會兒（大概是一分鐘），中國人民又忽然不贊成這種說法，而是「顯然地認爲它具有它的土生性和國家性」了；倒是美國政府所努力幫助其恢復「主權」的國民黨，被公認爲「爲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而且中國人民老實不客氣地指明這個外國帝國主義，首先就是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之流所代表的美國帝國主義。

美國帝國主義之企圖控制中國，在中國人民看來，很清楚的就是外來的侵略，因此就遭到嚴厲的抵抗。另一件事也是中國人民很清楚地看到的，這就是蘇聯並沒有干涉中國內政。甚至艾奇遜自己也不能不承認，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而中國內戰雙方的「軍需品的大部分」都是美國供給的。那麼，關於誰是侵略者及其代理人的問題，究竟是因失敗而昏迷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看得清楚些呢，還是有數十年如一日的愛國立場的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看得清楚些？毫無疑問，艾奇遜儘管自己欣賞自己的自相矛盾的天才，却決不能使世界信服，決不能動搖中國人民對於客觀真理的堅定信念於萬一。

美國白皮書也攻擊了國民黨，其目的之一是誘使人們以為美國政府究竟也有一些客觀態度。但是白皮書是爲什麼而攻擊國民黨的呢？這是侵略者對於他的走狗的攻擊，猶如日本侵略者對於汪精衛的攻擊。正如艾奇遜所說，攻擊了國民黨的魏德邁的報告，仍然是「對國民政府的各項問題表示同情」的。同情，但是不滿，因爲國民黨「爲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得不好，致使帝國主義援助歸於無效，致使帝國主義利益歸於滅亡。嚴格地說，美國侵略者對於國民黨的攻擊是不公平的，因爲第一，國民黨的反動無一不因美國政府「援助與鼓勵」而加深，沒有美國政府的「援助與鼓勵」，國民黨是不敢惹出這樣滔天大禍的；第二，國民黨的腐敗是隨着它的反動而來的，並且這種腐敗至少因美國的榜樣而加深。廣州的國民黨報紙在本月十日說得對：「美政府指責中國（國民黨）官員貪污舞弊，此爲不可否認之事實。但是美國派來中國之人員，其貪污程度比諸中國官僚亦無不及。如戰後之「善後救濟」事宜及近年之「經濟合作」等工作過程中，美籍人員之貪污舞弊事實誠不可勝數。」螃蟹責備它的兒子橫行，沙士比亞喜劇中的醜鬼卡立班痛恨他在鏡子裡的尊容難看，這就是美國白皮書譴責國民黨的真正意義。

總之，從根本上說來，美國白皮書確是一部顛倒黑白的傑作，這種顛倒黑白如果加以再顛倒，人們是可以從中獲得種種有益的教訓的。中國人民由美國白皮書進一步認識了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面貌，進一步認識了應該如何向美國帝國主義進行鬥爭，最後，還可以由此進一步認識這一鬥爭的前途。白皮書是美國帝國主義反動政策在中國慘敗的史冊，因此它對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一個重大的貢獻。艾奇遜說：國民黨的『貌似強大的力量是弱的，他們的勝利建立在沙上』。完全正確，可是必須補充說，美國帝國主義者自己以及任何國家的反動派的『貌似強大的力量』都是弱的，他們的暫時的猖獗的基礎也都是『建立在沙上』，或者更準確些說，建立在火山上。但是，美國政府並沒有從中國事件中得到應有的教訓。因此，美國政府仍然要在中國國內外繼續徵募各種色彩的破壞分子來搗亂中國人民的莊嚴美麗的祖國，來搗亂蘇聯和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來搗亂東方和西方的和平。在中國事變中真正得到了教訓的首先是中國人民自己。我們相信我們的曾經貌似弱小的力量是強的，因為我們的力量生根在中國人民中間，同時也生根在各國人民的國際主義團結中間。我們既然戰勝了爲一千零五十四真的白皮書所見證的過去的困難，我們也必能戰勝任何新的白皮書所將要恫嚇的困難。美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任何白皮書，將只能無可奈何地判決自己的失敗，並且無可奈何地證實中國人民和各國革命人民的勝利。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美國的白皮書在現在這個時候發表，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和帝國主義的失敗。它反映了整個帝國主義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國主義制度內部的矛盾重重，無法克服，使他們自己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中。

帝國主義給自己準備了滅亡的條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眾和帝國主義自己國家內的人民大眾就是這樣的條件，帝國主義壓使世界的人民大眾走上消滅帝國主義的偉大鬥爭的歷史時代。

帝國主義替這些人民大眾準備了物質條件，也準備了精神條件。工廠、鐵道、槍炮等等，這些是物質條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強大的物質裝備，大部分是從美國帝國主義得來的，一部分是從日本帝國主義得來的，一部分是自己製造的。

自從一八四〇年英國人侵略中國以來，接着就是英法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日本進攻中國的戰爭，英國、法國、日本、沙皇俄國、德國、美國、意大利、奧地利等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日本和沙皇俄國在中國領土內進行的戰爭，一九三一年開始的日本進攻中國東四省的戰爭，一九三七年開始繼續了八年之久的日本進攻中國全境的戰爭，最後是最近三年來表面上是蔣介石實際上美國進攻中國的戰爭。這最後一次戰爭，美國政府的白皮書上說，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物質幫助佔國民黨政府的「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在軍事方面，供給了國民黨政府

的「軍需」品的大部分，這就是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的戰爭。所有這一切侵略戰爭，加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壓迫，造成了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使中國人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迫使中國人的精神發揚起來，從鬥爭中團結起來，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積一百〇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鬥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這就是精神條件，沒有這個精神條件，革命是不能勝利的。

爲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買辦制度，造成了官僚資本，並因而造成了帝國主義的對立物——造成了中國的民族工業，造成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而特別是造成了在帝國主義直接經營的企業中，在官僚資本的企業中，在民族資產階級的企業中做工的中國的無產階級。爲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以不等價交換的方法剝削中國的農民，使農民破產，給中國造成了數以萬萬計的貧農大眾，貧農佔了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爲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學生、教員、教授、技師、工程師、醫生、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公務人員，都造反了，或者不願意再跟國民黨走了。共產黨是一個窮黨，又是被國民黨廣泛地無孔不入地宣傳爲殺人放火、奸淫搶掠、不要歷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國、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講道理、共產共妻、人海戰術，總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惡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這樣奇怪的，就是這樣的一群，獲得了數萬萬人民群眾的擁護，其中，也獲得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們的擁護。

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裡是看。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着幻想。他們不願意將當權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和不當權的美國人民加以區別。他們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鬥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和。他們的頭腦中尚殘留着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除了國民黨反動派以外的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白皮書中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們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

艾奇遜的白皮書表示，美國帝國主義者們對於中國的目前這個局面是毫無辦法了。國民黨是那樣的不行，無論幫它多少總是命定地完蛋了，他們不能控制了，他們無可奈何了。艾奇遜說：「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不幸結果為美國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國在它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內所曾經做過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美國所未做的未對於這個結果也沒有影響。這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這些勢力，美國亦曾試圖加以影響，但不能有效」。

按照邏輯，艾奇遜的結論應該照着中國某些思想糊塗的人們的想法或說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強盜收心做好人」，給人民的中國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搗亂工作了。但是，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並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什麼一批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個人主義終將再度勝利，中國終將推翻外來制度。我認為我們應當鼓勵在中國的一切發展，這些發展在現在或將來都是爲了達到上述目標而工作。」

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不同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

——這就是帝國主義及世界上一切反動派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真理，俄國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這條真理，中國人民的革命現在也是依照這條真理。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消滅了，一些階級勝利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自我批評的方法只能用於人民內部，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鬥爭，例如我們的人民解放戰爭，土地革命，揭露帝國主義，「刺激他們，把他們打倒，制裁他們的犯法行爲，「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然後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條件下和外國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然後才有希望把已經繳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給以肉壞人變好人的教育，並把他們變成好人。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分子，亦即舊民主主義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屬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去看問題的原故。

先進的人們，共產黨人，各民主黨派，覺悟了的工人，青年學生，進步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去團結人民中國內部的中間階層，中間派，各階層的落後分子，一切還在動搖猶豫着的人們（

這些人們還要長期地動搖着，堅定了又動搖，一遇困難就要動搖的，用善意去幫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動搖性，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到人民大眾方面來，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叫他們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不要以為勝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還要做工作，還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爭取這些人們。爭取了他們，帝國主義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遜的一套就無所施其技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就可以鞏固了，國家建設的工作就可以順利的進行了，封鎖、水災、失業、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等等困難就易於克服了。

「準備鬥爭」的口號是對於在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的問題上，特別是中國和美國的關係的問題上尚存有某些幻想的人們說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被動的，還沒有下決心，還沒有和美國帝國主義（以及英國帝國主義）作長期鬥爭的決心，因為他們對美國還有幻想。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或者相當大的距離。

美國白皮書的發表是值得慶祝的，因為它給予中國固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而對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體英雄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不贊成，或不甚贊成，不滿，或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反感，但是還有愛國心，並非國民黨反動派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丟了他們的臉，特別是對那些相信美國什麼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

艾奇遜公開說：要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再度獲勝，推翻所謂「外來制度」。這就是說要推翻馬克思列寧主義，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因為據說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外來」的，在中國沒有根的，是德國的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國的列寧（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還活着）。把他們的意志強加於中國人的而且這個主義和這

個制度是壞透了，提倡什麼階級鬥爭，打倒帝國主義等等，因此，必須推翻。這種「推翻」的工作，經杜魯門總統，馬歇爾幕後總司令，艾奇遜國務卿，（即經手發布白皮書的一位可愛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滾蛋大使們「鼓勵」，經過「民主個人主義」之手，據說，「終將再度勝利」。艾奇遜們認為這是在做「鼓勵」工作，但很可能被中國的那些雖然相信美國但是尚有愛國心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認為是一瓢冷水，使他們感覺丟臉：不知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當局好好的打交道，却要幹這些混帳工作，而且公開寫在白皮書上，丟臉，丟臉，對於有愛國心的人們說來，艾奇遜的話不是一種「鼓勵」，而是一種侮辱。

中國是處在大革命中，全中國熱氣騰騰，有良好條件去爭取和團結一切對人民革命事業尚無深仇大恨，但有錯誤思想的人們。先進的人們就應利用白皮書，向一切這樣的人們進行說服工作

別了，司徒雷登

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的監獄，平素裝着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爲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系統看來，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駐在中國的時候，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被中國人民打败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脫卸責任爲目的白皮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爲適宜。

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藉以變中國爲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組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部分。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一個具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國主義的亞洲戰線鞏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歐洲進攻，擊潰歐洲。美帝國主義在美洲的戰線，它是認爲比較地鞏固的。這就是美國侵略計劃的整個如意算盤。

可是，一則美國和全世界人民都不要戰爭；二則歐洲人民的覺悟，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興起，特別是蘇聯這個空前強大的和平堡壘聳立在歐亞兩洲之間，頑強地抵抗着美國的侵略政策，使

美國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則，這是主要的，中國人民的覺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民衆組織力量已經空前強大起來了；這樣就迫使美帝國主義的當權集團不能採取大規模直接武裝進攻中國的政策，而採取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美國的海陸空軍已經在中國參加了戰爭。青島、上海和台灣，是美國的海軍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都駐過美國軍隊。美國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國，並從空中拍攝了全中國戰略要地的軍用地圖。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鎮，在長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膠東半島，美國的軍隊或軍事人員曾經和人民解放軍接觸過，被人民解放軍俘虜過多次。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美國空军除替蔣介石運兵外，又炸沉了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參戰的行動，只是規模還不算很大，而以大規模地出錢出槍出顧問人員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爲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國之所以採取這種方式，是被中國和全世界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並不是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杜魯門、馬歇爾系統不想直接佔領中國。在助蔣作戰的開頭，又會演過一齣美國出面調處國共兩黨爭端的文明戲，企圖軟化中國共產黨和欺騙中國人民，不戰而控制全中國。和談失敗了，欺騙不行了，戰爭揭幕了。

對於美國懷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請你們看看艾奇遜的話：『和平來臨時，美國面臨下列對華的可能的三種抉擇：（一）完全擺脫一切牽連；（二）大規模地在軍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國民黨擊毀共產黨；（三）一方面援助國民黨盡可能廣大地在中國確立其主權，一方面鼓勵雙方從事協商，盡力避免內戰的發生。』

爲什麼不採取第一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一途，我相信，那時美國的民意也如此感到，

無異在美國從事有助的堅定的努力以前，放棄了我們的國際責任及對華傳統的友好政策」。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政策」，就是干涉中國。干涉就叫做擔負國際責任，干涉就叫做對華友好政策，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遜在這裡強好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不是美國的民意。

爲什麼不採取第二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二途，在理論上可能吸人心目，回顧之下，也可能如此。但是不能實行的。大戰前的十年當中，國民黨沒有能力摧毀共產黨。大戰後，如前所述，國民黨的力量業已削弱，意志消沉，且不得民心。國民黨的文武官員在收復區中的舉止，已使國民黨迅速地在這些區域中喪失了人民的支持和聲望。在他方面，共產黨的力量。由於國民黨軍隊的無效能，這點後來可悲地表現出來，也許只有靠美國的軍力才可以逐走共產黨。美國人民顯然不會答應在一九四五年或以後讓我們的軍隊擔負如此巨大的義務的。我們因此採取了第三途。」

好辦法，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擊毀共產黨』，變中國爲美國殖民地，完成美國的『國際責任』，實現『傳統的對華友好政策』。

國民黨獨敗無能，『意志消沉，且不得民心』，還是要出錢出槍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論上』是妥當的，『可能吸人心目』，在事實上是不行的，『美國人民顯然不會答應』。不是我們——杜魯門、馬歇爾等人的帝國主義系統——不願幹，幹是很想的，只是因爲中國形勢，美國形勢，還有整個國際形勢（這點艾奇遜沒有說）不許可，不得已而求其次，採取了第三條路。

那些認爲『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着，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

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晦地說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裡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及歐洲人民及各國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艾奇遜的可愛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這第三個顧慮他不願意說。這是因為他怕在蘇聯面前丟臉，他怕已經失敗了但是還要裝做好似沒有失敗的樣子。歐洲馬歇爾計劃陷入全般崩潰的慘境。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着，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中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裡，不抓在人民手裡，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願意送些給在中國第五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麼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麼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

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開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罷，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麼？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三年中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六〇砲，八二迫擊砲，火箭砲，十五榴彈砲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鬆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關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麼？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麼？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却坐着不動，睜起眼睛看着，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交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成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喚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覺醒了』，形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中國』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及其他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努力地善意地對他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但是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美國的白皮書，就是一部破產的紀錄。先進的人們，應當很好地利用白皮書對中國人民進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四 評 白 皮 書

美國白皮書的要點，我們業已在三篇社論（「無可奈何的供狀」、「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中給了批評。這些批評，業已引起了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社，各學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廣泛注意和討論，並發表了許多正確的和有聲的聲明，談話，或評論。各種討論白皮書的座談會正在開。整個的討論還在發展。討論的範圍涉及中美關係，中蘇關係，一百年來的中外關係，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關係，國民黨反動派和中國人民的關係，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應取的態度，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在整個對內對外關係中應取的態度，對於帝國主義的新陰謀如何對付等等。這種現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現在全世界都討論中國革命和美國的白皮書，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歷史上的偉大意義，就中國人來說，我們的革命是基本上勝利了，但是很久以來還沒有獲得一次機會來詳盡地展開討論這個革命和內外各方的相互關係，這種討論是必須的，現在並已找到了機會，這就是討論美國的白皮書。過去關於這種討論之所以沒有獲得機會，是因為革命還沒有得到基本上的勝利，中外反動派將大城市和人民解放軍隔絕了，再則革命的發展還沒有使幾個矛盾假面充分暴露的原故。現在不同了，大半個中國已被解放，各個內外矛盾的假面都已充分的暴露出來，恰好美國發表了白皮書，這個討論的機會就找到了。

白皮書是一部反革命的書，它公開表示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干涉，就這一點來說，表現了帝國主義已經脫出了常軌。偉大的勝利的中國革命，已經迫使美帝國主義集團內部的一個方面，一個派別，要用公開發表自己反對中國人民的若干真實材料，並作出反動結論，去答覆另一個方面，另一個派別的攻擊，否則他們就混不下去了。公開暴露代替了遮藏掩蓋，這就是帝國主義脫出常軌的表現。在幾星期以前，在此次白皮書發表以前，帝國主義政府的反革命事業儘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書上，却總是滿篇仁義道德，或者多少帶一些仁義道德，從來不說實話。老奸巨滑的英國帝國主義及其他幾個小帝國主義國家，至今還是如此。後起的暴發的神經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對另一方面遭受共同影中一派反對的美國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國主義系統，認為以公開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象的方法來和他們同盟中的對手辯論究竟那一種反革命方法較為聰明的問題，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他們企圖藉此以說服其對手，以便繼續他們自認為較為聰明的反革命方法。兩派反革命競賽，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爭得不得開交了，一派突然攤牌，將自己用過的許多法寶搬出來，名曰白皮書。

這樣一來，白皮書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來，在許多問題上，主要地是在帝國主義的本性問題與社會主義的本性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所說的，在若干（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很多）中國人看來，總是將信將疑的「怕未必罷」。這種情況，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後起了一個變化。艾奇遜上課了，艾奇遜以美國國務卿的資格說話了，他所說的和我們共產黨人或其他先進人們所說的，就某些材料和結論來說，在出一轍。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見的人打開了眼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爲了使人們便於研究白皮書的要點，本社重譯了並發表了艾奇遜致杜魯門信即白皮書序言的全文，這個序言即是白皮書的要點。爲了幫助讀者們分析這個序言起見，再寫本文。本文寫法是按照白皮書序言的次序，以便讀者和序言對看。爲了要批駁序言中的一切錯誤觀點，文章長一點，這是不可避免的。

艾奇遜在其致杜魯門信即白皮書序言的開頭，提起他編纂白皮書的故事。他說他這本白皮書編得與衆不同，很客觀，很坦白。「這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在一生最愉快的時期中極端複雜的問題的坦白紀錄；而對於這個大國，美國早就有着極親密的友誼的聯繫。沒有一個可用的項目因爲其中沒批評我們的政策的語句或可能成爲將來遭受批評的基礎，而把它省略掉。我們制度的固有的力量是政府對於有識見又好批評的輿論之感應性。正是此種有識見又好批評的輿論，是極權政府不論右派或共產黨所不能忍受且不寬容的。」

中美兩國人民間的友誼的某些聯繫是存在的。經過雙方的努力，這種友誼，將來可能也一定會發展到親密的和極親密的聯繫。但是因爲中美兩國反動派的阻隔，這種友誼過去和現在都受到了極大的阻礙，聯繫很少。並且因爲兩國反動派向兩國人民撒了許多謠言，拆了許多爛污，就是說做了許多壞宣傳和壞事，使得兩國人民的友誼並不密切。艾奇遜所說的「極親密的友誼的聯繫」，不是說的兩國人民，而是說的兩國反動派，在這裡，艾奇遜既不客觀，也不坦白，他混淆了兩國人民和兩國反動派的相互關係。對於兩國人民，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美兩國反動派的失敗，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這個時代，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時期。只有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及其他美國反動派，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及其他中國反動派與此相反，確是「一生中不愉快的時期」。

艾奇遜們對於輿論的看法，混淆了反動派的輿論和人民的輿論。對於人民的輿論，艾奇遜們的「感德性」等於零，他們都是瞎子和聾子。幾年來，美國，中國及全世界的人民反對美國政府的反動的對外政策，他們是充耳不聞的。什麼是艾奇遜所說的「有識見又好批評的輿論」呢？就是被美國共和、民主兩個反動政黨所操縱的成千成萬的報紙，通訊社，刊物，廣播電台等項專門說謊和威脅人民的宣傳機關。對於這些東西，艾奇遜說對了，「共產黨（不，還是人民）是不能忍受，且不寬容的」。於是乎帝國主義的新聞處被我們封閉了，帝國主義的通訊社對中國報紙的發稿被我們下令禁止了，不允許它們自由在地再去傷害中國人民的靈魂。

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得對的。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讓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職能來說，千萬萬確地是這樣的。這個職能或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對於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的不可以須臾離的東西。這是一樁好東西，是一個護身法寶，是一個傳家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澈底乾淨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但是艾奇遜的話有一半是說錯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對於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它對人民必須是恭恭敬敬地聽說的；同時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評的方法教育人民。

艾奇遜所說的「右派極權政府」，自從德意日三個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後，在這個世界上，美國政府就是第一個這樣的政府。一切資產階級政府，包括受帝國主義庇護的德意日反動派政府在

內，都是這樣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鐵托政府加入了這一夥。中國因爲人民打倒了蔣介石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政府，而退出了帝國主義集團，加入了反帝國主義集團。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在中國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聯盟）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的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民則是獨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佛朗哥、蔣介石、鐵托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資產階級內部民主的幕布，是因爲國內階級鬥爭緊張到了極點，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較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國政府現在還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國反動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顏色，比起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的朝代來是差遠了，這是階級鬥爭迫緊了幾步的原故。再迫緊幾步，美國的民主布必然要跑到九霄雲外去了。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遜一開口就錯了這許多，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爲他是反動派。至於說，他的白皮書是怎樣一個「坦白紀錄」這一點，我們認爲坦白是有的，也是沒有的。艾奇遜們主觀上認爲有利於他們一黨一派的东西，他們是有坦白的，反之則是沒有的。裝作坦白，是爲了作戰的目的。

五 評 白 皮 書

爲了尋找侵略根據，艾奇遜重複地說了一大堆的「友誼」，加上一大堆「原則」。

艾奇遜說：「美國人民與政府對中國的關切，可以在我們的歷史上追溯到很遠的時期，儘管距離及背景上的廣泛差異把中國和美國隔開，但是結合兩民族的宗教上慈善事業上以及文化上的聯繫，常使美國對中國的友誼加強。這種友誼是可以有許多年來的種種事實予以證明的，諸如利用庚子賠款供中國學生的教育費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的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等，這個記錄證明，美國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種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的行政和領土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

艾奇遜當面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自從一八四〇年幫助英國人打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成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與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就是在這個條約裡，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及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其中，醫藥費佔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佔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

費佔百分之四十七點一。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聖約翰、金陵、湘雅、東吳、華西等，都是美國設立的。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種事業出了名，因此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結合兩民族的宗教上、慈善事業上以及文化上的聯繫，常使美國對中國的友誼加強」，是有來歷的。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〇七年，據說都是爲了「加強友誼」。

參加八國聯軍打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供中國學生的教育費用，」從是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沈崇強姦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後，却被美海軍部宣判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說是四十五億餘美元，據本社統計是五十九億一千四百餘萬美元，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從一八四〇年英美合作的鴉片戰爭算起）美帝國主義給予中國的「友誼」，特別是最近數年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這一項大的「友誼」，都是爲着一個目的，就是「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各項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的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

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不爲別的，第一爲了門戶開放，第二爲了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第三爲了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

現在只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們開放，第一個神聖原則在那裡「依然維持」着。其餘地方，譬如上海罷工，本來好似開放的，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砲及

砲彈在那裡擡輪或直輪着，實行了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

現在只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領土，還算叨到艾奇遜第二個神聖原則的光，「依然維持」住了它們的「完整」。其餘地方，一概不算，行政和領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樣子了。

現在只有廣州、台灣等處地方，叨了第三個神聖原則的光，把「任何大國的控制」，連同美國的控制之內，都給艾奇遜「反對」掉了，因此還被中國人控制着。其餘的國土，說來要掉眼淚，一概完了，都給外國人控制住了，中國人統統當了奴役。至於是什麼外國，艾奇遜老爺行文至此，還沒有來得及點出，下文自明，無須多問。

不干涉中國內政，是否算一條原則，艾奇遜沒有說，大概算罷。

白皮書的邏輯，就是這樣。看完白皮書序言的全文，就可以証實這一項高明邏輯的。

艾奇遜致杜魯門信全文

編者按：本月五日，美國國務院與發表題爲「中美關係」的白皮書同時，公佈了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給杜魯門的信。這封信的要點已在本社十二日和十四日的電訊中介紹過，但已引起了各界人民的廣泛的憤怒和警惕。現在本社得到了這封信的英文全文，特譯出以供各界討論美國對華政策時的參考。

爲遵照你的願望，我已編纂好我們對華關係的記錄，尤其着重過去的五年。這個記錄已予公佈，且因此將到達美國國會與美國人民手中。這個編纂品雖然篇幅浩瀚，但它只能包括中美關係的一個比較小的部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中美關係會牽涉到政府許多部門和組織。那一段時期內的整個歷史記錄的編纂工作並不能說已經完成。由於目前一般人之密切注意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我等到能根據國家軍事部門、財政部、租借總署、白宮的檔案和其他官方記錄作一完全之分析後，才發表這個記錄，然而我已指示那些負責編纂這個文件的人提出一個記錄，這記錄將表明在這個期間決定我們對華政策和反映執行這個政策的顯著的事實。這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一生最不愉快的時期中極端複雜的問題的坦白記錄，而對於這個大國，美國早就有着極密友誼的聯繫。沒有一個可用的項目，因爲其中含有批評我們的政策的語句或可能成爲將來遭受批評的基礎，而把它省略掉。我們制度固有的力量，是政府對於有識見又好批評的輿論之適應性。正是此種有識見又好批評的輿論，是極權政府不論右派或共黨所不能忍受且不容寬容的。

基本原則

美國人民與政府對中國的關切可以在我們的歷史上追溯到很遠的時期。儘管距離及背景上的廣泛差異把中國和美國隔開，但結合中美兩民族的宗教上、慈善事業上以及文化上的聯繫，常使美國對中國的友誼加強。這種友誼是可以有許多年來的種種事實予以證明的。諸如利用庚子賠款供中國學生的教育費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的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和戰後的廣泛對華援助等。這個紀錄證明美國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種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的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在編纂此種紀錄時，爲尊重事實相計，以致必須公佈種種事實，因而揭露該國不幸的局面。這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情。然而我並不認爲由於這種原因的便可以中止公佈。閱讀這個紀錄時應該注意到各項事件發生時的環境，例如，我們必須記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部過程內，在打擊德國和意大利的努力中，我們是和蘇聯結成同盟的，並且我們當日的政策的主要的目的，便是要在戰爭之進行具有真正價值的時候使蘇聯參加對日本的戰爭。在這時期，對軍事的考慮自然是要超過對所有其他問題的考慮的。我們在遠東最急切的目的便是擊敗共同的敵人，並保全我們將士以及我們戰友的生命，中國人包括在內。如果我們循依任何其他途徑，則我們當已不能履踐我們明示的責任。對日勝利後的幾年中，正如同珍珠港事件發生前的幾年一樣，我們最熱烈的願望在於協助中國人民獲致和平繁榮與內部安定，軍事考慮則在其次。爲促進這些目的，我們政府所採取的決定與行動不得不以當時所能獲得的情報爲根據。在這段可惡的整個期間，我們充分地理解到美國的物質援助，軍事與技術援助以及善意不論如何豐富，她們本身却不能使中國得以自立。究極言之，只有中國本

身才能够使她自己自力更生。

在形成現代中國之命運中，有兩個因素起了主要的作用。

吃飯問題

中國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紀中增加了一倍，因此對於中國成爲一種不堪重負的壓力。每一個中國政府必須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到現在爲止，沒有一個政府成功。國民黨會企圖用制定許多土地改革法令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律中有的失敗了，另外的則遭忽視。國民政府今日所面臨之難境，大部分正是因爲它不能以充分的糧食供給中國。中共宣傳的大部分，就是由他們將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所組織成。

西方的衝擊

形成當代中國範型的第二個主要因素，是西方以及西方觀念的衝擊。三千餘年以來，中國人發展他們自己的高度文化與文明，多半未受外來勢力的影響。甚至受武力征服之後，中國人還往往能在最後鎮服並同化侵入者。因此他們自然會自視爲世界中心以及文明人的最高表現。在十九世紀中葉，這座中國孤立的到那時爲止一直不能通過的牆，被西方突破了。這些外來者帶來一種進取性，獨一無二的西方技術發展和一種爲以前的外國侵入者所未會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因爲這些性質，一部分因爲滿清統治的衰微，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人同化，反而爲中國人介紹新觀念；這些新觀念在刺激騷亂和不安方面佔了一種重要的地位。

革命

二十世紀初，人口過剩與新觀念的聯合力量發動了那一連串的可以稱爲中國革命的事件，這是在已有紀錄的歷史中最震撼的革命之一。它的結果和後果，現在還仍有待在預測。從這個革命的漩渦中出現了國民黨。最初以孫中山先生爲領袖，後來以蔣委員長中正爲領袖，負指導革命之責。國民黨的領導權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遭受中國共產黨的挑戰。中國共產黨是二十年代初期在蘇聯革命的觀念形態的影響下組織的。我們應當記得，蘇維埃之理論與實際對於孫中山先生之思想與原則，尤其是經濟方面與黨組織方面，有相當的影響。應當記得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一直到一九二七年。那年，第三國際要求在政府和軍隊裡佔據一種優越位置。是這個要求促成了國共分家。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間的歷史中，大部分的史實是國民黨與中共間的爭權。而後者顯然居於下風，進行一種無希望獲勝的戰鬥。在這一期間，國民黨在努力統一國家並在建立國家財政經濟實力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然而在這十年的某一段期間，國民黨開始失掉了當初創立該黨的動力和革命熱情，而在中共方面，這種熱情成爲了一種狂熱。

日本侵入

也許主要因爲中國所獲的進步，日本選擇了一九三七年爲征服中國本部的出發點。而驅逐一個殘忍的可恨的侵入者，也就成爲中國人民的目標。戰爭初期，中國人民之抵抗日本，使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必得對之表示無條件欽佩。一直到一九四零年，這種抵抗大部分沒有外國的支持。這些戰爭歲月的可悲之點，在於物力與人力的破壞，毀滅了正在抬頭的中等階級的一大部分。這個階級在歷史上會爲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脊骨與中心。與對日戰爭中中國人民之團結一致相

反的，是國民黨與中共領袖間之利害不同。至四十年代初期，事實趨於顯明，政府領袖和共產黨領袖一樣，仍然專心於內部之爭權，正如他們之專心於對日戰爭。自從美國參戰後，國民黨顯然深信日本終將擊敗，並看出有一個機會來改進它的地位，以和中共作最後決鬥。共產黨方面，則似乎在中國之混亂中，看到一個機會，以獲得在對日戰爭前他們所不能獲得的，即控制中國之全權。戰爭後期，中國抵抗力之部分癱瘓，大部分是由於這種爭權。

基本政策

正在此點上，美國對華政策上兩個基本原則——不干涉中國內政以及支持中國之統一與領土完整——發生了衝突，其中之一也與盟國對日戰爭之基本利害衝突。到一九四三年與一九四四年，看來非常可能，除非中國人能把比較大的統一對日作戰努力的利益放在他們的內部利益之上，中國的抵抗將成爲完全無效，日本將能够在對日戰爭結果還遠未分明之前，在中國奪去盟國的實基地，作戰據點和人力。在此種情形之下並鑒於最有力從事戰爭——中國的利益與我們自己的利害都同樣懸於此戰爭——的最高需要政策的傳統觀念，不得不適應一個新的空前的局勢。

珍珠港事件後，我們擴充了早在一九四一年在租借法下所創始的軍事經濟援助計劃，這個計劃（載於本文附件第一章裡），遠未達到我們所希望的數量。因在這世界規模的戰爭中，各戰場對美國都有巨大的要求。又因爲對中國運輸困難，當時所有中國的港口都被敵人佔領，雖然如此，這國數量還是相當大的。

國民黨每況愈下

被派往中國援助推行戰爭的，我國政府代表——軍事的與非軍事的——不久就發現如前面所述的，這個長期鬥爭已嚴重地削弱了中國政府，不但在軍事上、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美國軍事與外交官的報告透露出，他們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兩年中間，愈來愈深信，政府與國民黨顯然已失掉在抗戰初期使他們贏得人民忠誠的十字軍精神。據許多觀察家的意見，他們已經墮落於腐敗，爭奪地位權力，依賴美國爲他們贏得戰爭，保留他們自己在國內的無上地位。當然，中國政府一向是一黨政府，而不是在西方意義下之民主政府。戰爭的壓力與緊張，現在已迅速地削弱它所已有的自由分子。而增強與過去軍閥無法區別的反動分子的權柄，中國民衆對於政府的信心也就逐漸消失了。

在我們看來，顯然只有一個能重獲人民熱切效忠、新生而進步的中國政府，才能有效地和本作作戰。美國官員會屢次把他們對這種情勢的關切提供給蔣委員長注意，他也屢次向他們保證將予以糾正。可是他很少或者並未作有效的努力去糾正，並漸漸閉門不納，那些向他作逆耳忠告的中國官員。若干美國觀察家（本函附呈的紀錄中也引用了他們的報告，除了關切中國中央政府這種頹廢對作戰必有的影響外，他們還關切國民黨的這種每況愈下勢必影響到它最後與中共政治或軍事的鬥爭。他們在一九四三及一九四四年便担心國民政府可能如此使自已脫離人民，以致在戰後競爭權力時會證明它竟無力能維持其權力。儘管如此，我們爲了顯見的理由，仍舊繼續傾全力援助國民政府。

當然，這是聯合從事對納粹德國之戰，美蘇間雖產生某種程度之合作的時期，羅斯福總統決計儘力把這種在戰火中鍛鍊出的合作延續到戰後。舉世人民既厭倦於戰爭的暴行，恐怖和墮落，也有些願望。一直到戰後數年中，才證明世界同盟中一大盟友，若果過去確曾爲之，現在似已不

再追求這個目標了。

赫爾利

一九四四年赫爾利少將被羅斯福總統派赴重慶時，他發現國民政府和中共雙方都具有他所認為的一種意願，願撇開他們之間的歧見共同努力。爲此，他們也會不斷作過零星的嘗試。

前此及後此，斯大林元帥都會向赫爾利將軍保證，除了以蔣介石爲領袖的國民政府外，蘇聯無意承認任何在華的政府。可以注意的是，大戰後數年及其後一個時期中，斯大林元帥曾向美國官員重申這意見。他和莫洛托夫曾表示中國應視美國爲其援助的主要可能來源。斯大林所表示的這種情緒大部分包入一九四五年的中蘇條約中。

雅爾塔

由於與蘇聯的戰時合作及代價高昂的對日戰爭，遂產生了雅爾塔協定。美國政府與人民都以異常焦灼的心情等待對日本本島的攻擊，這場攻擊恐怕得支出一百萬美國兵員死傷的代價，才可能把日本征服。那時原子彈還未成事實。若不作此攻擊，遠東戰事似無結束可能。因此，如何使蘇聯能在最早可能時日參加對日之戰，使滿洲日軍不致在嚴重關頭調回本國，便成了美國政府當務之急了。美國政府不僅認爲蘇聯參戰在所必須，並且必須在我們進攻日本前加入。我們已決定一九四五年秋天進攻。

斯大林元帥在雅爾塔不僅同意在歐戰勝利日後二三月內進攻日本，並且將其關於滿洲的「價錢」實質上只限於一九四〇年以前俄國在那裡所佔有的地位。在我們這方面，爲了取得這一許諾

使戰爭得以結束，以拯救美國、中國及其他盟邦人民的生命，準備而且已經付出了這筆必要的代價。可是在這方面有二個事實不可忽略，第一，在蘇聯最後果真參加對日之戰時，則在任何情形下，它都可能佔據談到的一切領土以至多得多的領土，而不管我們的態度如何；第二，蘇聯方面，在由雅爾塔協議而生的中蘇條約中，同意給中國國民政府以道義及物資的支援，且予他們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保證以正式形式。後來雖因日本抵抗的崩潰出人意外地早，使雅爾塔協定中若干條款看來無必要，但就當時所預測的戰爭過程看，則這些條款不僅合理而且顯然是有利的。雅爾塔協定及隨之而來的中蘇條約，雖出於軍事必需，但事實上對蘇聯在任何情況下能够採取的行動加以限制。

爲了軍事安全的理由，也還是爲了這些理由，美國政府認爲若與國民政府磋商雅爾塔協定事宜，或立刻把協定條款通知重慶都太危險。那時我們正進行太平洋戰爭，覺得若在這時把秘密情報拍往國民政府首都，有幾乎立即被日本人得到的嚴重危險。因此，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沒有理由去招惹與安全有關的危險。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才授權赫爾利將軍把這個協定通知蔣介石。

中蘇條約

一九四五年七月，中蘇兩國遵依雅爾塔會議上蘇聯同意和國民黨中國簽訂友好同盟條約的協定，開始在莫斯科談判。談判過程中，美國覺得須提醒雙方締結該約的目的是實行雅爾塔協定——不多也不少——以及蘇聯的若干提議已超過協定條款。該約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簽訂，國民黨中國和美國都普遍表示滿意，認爲蘇聯接受了對其在華活動的確切限制，並承認一切援助

不給予中共。可是是年九月十日，我們駐莫斯科的大使館却警告我們不要過切相信蘇聯會遵守該約的精神或字面。蘇聯政府以後在滿洲的舉動充分證明這個警告具有理由。

美國戰後政策

和平來臨時，美國面臨下列對華可能之三種抉擇：（一）完全擺脫；（二）大規模地在軍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國民黨擊毀共黨；（三）一方面援助國民黨，儘可能廣大地在中國確立其權力；一方面努力使雙方得一妥協，以避免內戰。第一途，我相信那時美國的民意也如此感到，無異在我們從事有助的堅定努力前，放棄了我們的國際責任與我們對華傳統的友好政策。第二途，在理論上和回顧起來可能吸人心目却是完全不能實行的。大戰前的十年當中，國民黨沒有能力摧毀共黨。大戰後，如前所述，國民黨的力量業已削弱，意志消沉，且不得民心。國民黨文武官員在自日本手中收復之地區中的舉止，已使國民黨迅速地在這些區域中喪失了人民的支持和聲望。在他方面，共產黨的力量則較它過去任何時期為強大，且已控有華北的大部。由於國民黨部隊的無效能，這點後來可悲地表現出來，也許只有靠美國的軍力才能逐走共黨。美國人民顯然不會認可我們軍隊在一九四五年或以後肩負如此巨大的義務的。我們因此走到了第三途。在這條政策途徑上，我們面對形勢的事實，企圖協助擬定一個可避免內戰，但又可保持甚至增加國民政府勢力的暫時性的協定紀錄所示，在赫爾利將軍使華以前，中國國民政府本身已經採取步驟，以便和共產黨獲致一個可行的協議。早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蔣委員長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詞時便說，我們應該清晰地認識共產黨問題是一個純政治問題，而應該以政治的方式加以解決。其後他曾數次重申這一觀點。政府與共產黨代表之間商討軍事合作與民政問題的綜合性談判，於一九四四年

五月在西安開始。後來從一九四四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赫爾利大使應兩方面的邀請參加協助，談判間斷地繼續進行一年半之久，終沒有獲得最後的結果。最後在赫爾利大使離華以後，馬歇爾元帥來華以前，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獲得了一串對於各基本點的綜合性協議。然而同時，雙方武裝部隊的衝突有增無已，並危害協議的執行。除非談判能夠很快的得到成功的結論，普遍內戰的危險是十分急迫的。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馬歇爾元帥於一九四五年底首途使華。

雙重目的

一如白皮書第五、第六兩章中關於馬歇爾使華以及其後幾年的事實敘述所示，我們當日的政策是受着兩個目的的策勵的。一個目的是在政府能趨於穩定並沿着民主的途徑進步的條件下，使中國得到和平；另一個目的是協助國民政府在中國盡可能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它的權威。事實證明，第一個目的由於雙方都不願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實現的。在中共，他們拒不接受將削弱他們一貫堅持的目的——赤化會在中國——之自由的條件；在國民黨方面，因為他們迷戀一個錯覺，而不顧及美國軍事代表迭次所作的相反建議。這個錯覺便是他們可以用武力摧毀共產黨。

然而援助國民政府的第二個目的，則是我們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所力予推行的。國民政府是一個友邦已經獲得承認的政府，我們的友誼以及我們根據國際法的權利，都要我們以援助給予政府而不給予企圖傾覆與推翻此一政府的共產黨。我們援助國民黨控制下的中國的程度，詳見本函所附記錄中的第五、六、七、八各章，勿須在此贅述。在一九四五年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初秋，國民政府在人力和軍備上較其對手具有顯著的優勢。的確，在那一時期之內，很大一部分由於我們在運輸、武裝和補給上給予他們的部隊的援助，他們遂能推廣其控制及於華北和滿洲的一大

部分。直到馬歇爾將軍於一九四七年初離開中國的時候，國民黨在軍事的成就和領域的擴張上顯然是登峯造極的。然而其後一年半的事實顯示，他們表面上強大的力量是虛幻的，他們的勝利是建立在沙上的。

滿洲的危機

危機發展於滿洲的四週，該處是俄國和日本的帝國主義的傳統焦點。斯大林元帥曾在多次場合確切表示，他期望國民政府來接收滿洲的統治權。在一九四六年元月十日的停戰協定內，中共同意爲了恢復中國在滿洲的主權，政府的部隊開入滿洲。按照這一諒解，美國運送了相當龐大的政府部隊到滿洲進口處的各港口。在此以前，蘇軍會表示一項願望，即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內撤出滿洲。可是又應中國政府的請求，多留了兩三個月。當蘇軍真正開始撤退的時候，國民政府發現自己有着漫長的交通線，有限的火車車輛和不够充分的部隊，這些部隊實不足以及時接收撤退下來的地區、以阻止已經佔領着鄉村的中共部隊的進入。當共產黨進入之時，他們得到了日本關東軍留下來的巨量物資，這些東西，是蘇聯方便地加以「放棄」的。爲了應付這一局面，國民政府發動了一連串軍事行動，將其所據有的界線推進到松花江。在這些軍事行動將告結束的時候，國民政府在華北境內也開始了戰事行動，終於把共產黨佔領的區域予以縮緊。

馬歇爾

一九四六年春，馬歇爾元帥企圖恢復和平，這種努力歷時幾個月之久。在這種努力的過程中，一連串好似永無底止的建議案和反建議案相繼提出。這些建議對於軍事行動幾乎毫無影響，而

且也沒有獲致政治的解決。在這些談判當中，馬歇爾元帥顯示出他無限的忍耐力和機智以及爲了達到協議而不惜一試再試試的意願。然而他逐漸深信，兩黨間時斷時續達二十年之久而領袖人物始終一樣的內爭，已造成個人間如此深刻的怨恨與無法調和的歧異，以致使達到協議成爲不可能。猜忌和缺乏信任已經無法補救，馬氏於是相信雙方僅是爲了爭取時間，爲了爭取軍事地位而施用計謀以及暫時迎合他們所認爲的美國人的願望。馬歇爾元帥最後獲得結論，他赴華的目的沒有實現的希望。雖然在實際上馬歇爾元帥在一九四六年秋天撤回了他協助和平解決內戰的努力，但他仍然在中國，直到一九四七年元月。政府和共產黨之間爭論的焦點之一，曾是召開國民大會爲中國製訂一部新憲法並結束訓政時期和一黨專政時期的問題。共產黨拒絕參加國民大會，除非軍事問題先行解決。蔣委員長則決定國民大會應予召開，計劃應予實施。在一九四六年最後幾個月當中，馬歇爾元帥希望，他的留在中國，將鼓勵中國非共產黨區域的自由分子，較過去有力地發揚他們的力量並對反動分子和贗武分子所實施的專制發生一種發酵的作用，馬歇爾元帥留在中國，直到國民大會完成了他的工作。雖然擬議中的政府新體制似乎是令人滿意的，然證據提示，力量的對比甚少改變。

在告別的聲明中，馬歇爾元帥宣佈終止他的協助中國恢復國內和平的努力。他認爲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間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是求問題之解決的最大障礙。他明白表示，拯救中國的機會是操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並表明新被採納的憲法雖爲一個民主的中國制訂出它的體制但雙方在實際上所採取的實施辦法，將是一個具有決定性的考驗。他呼籲朝野的自由分子出面領導，認爲這是團結與和平之路。當發表了這一最後的聲明之後，他便回到華府於一九四七年元月就任國務卿新的任命。

魏德邁報告

由於急迫災禍的跡象，總統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份依照國務卿的建議，訓令魏德邁中將前往考察中國的局勢，並提出建議。在魏德邁將軍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提出的報告中，他建議美國繼續並擴大其援助國民黨中國之政策，但應基於下列幾個條件：一、中國將其要求援助的請求告知聯合國；二、中國要求聯合國促成滿洲的停戰，並請求將滿洲置於五強的監護或託管之下；三、中國應利用其本身的資源，改革其財政、政府與軍隊，並在軍事與經濟方面，延用美國顧問人員。魏德邁將軍的報告，充分認識到共產黨統治全部中國的危險，並對國民政府的各項問題表示同情。不過他列舉了一大串的改革建議，在他看起來，如果國民黨政府要復興它自己，那麼這些改革都是必要的。

我們決定，在那個時候公佈一個主張把中國的一部分從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分割出來，並將那一部分置於一個包括蘇聯在內的國際機構之下的建議，是沒有什麼裨益的。在本函所附的紀錄內，關於魏德邁將軍討論中國局勢的報告那一部分的全文見第六章附件。

中國國民政府失敗的原因，在所附紀錄中有相當詳盡的敘述。這些失敗都不是美援的不充分造成的。我們在中國的軍事觀察家會報告說，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們的觀察家於戰爭初期在重慶所察出的腐敗的現象，已經使國民黨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已經證明是無力應付的。它的部隊已經喪失了鬥志，它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產黨則通過一種嚴酷的紀律和瘋狂的熱忱，企圖使人民相信他們實為人民的保護者和解放者。國民黨的部隊已

無需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已自行瓦解。歷史一再證明，一個對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權和一個沒有士氣的軍隊，是經不起戰鬥的考驗的。

本紀錄顯然不能把中國共產黨在這些年頭內的全部歷史和發展作同樣詳盡的敘述，主要原因我們雖和國民政府有着正常的外交關係，有從我們駐在他們的領域內的各個代表獲得大量報告的方便，但我們和共產黨之間直接接觸則主要只限於赫爾利將軍和馬歇爾元帥的調處努力。

敦促成立各黨政府

我們政府充分察及中共各領袖在理想上是和莫斯科聯繫在一起的，然而鑒於中國當日所存在的勢均力敵的局面，我們的政府認為只有在完成某些條件時，和平方能建立起來。國民黨必須把內部加以整頓，雙方必須讓步，以使中國政府能够名符其實地成爲全中國的政府，並因而使各黨派可在立憲的政府體制之內從事活動。國內的和平和憲政的發展，都要求這個面臨着實行武裝叛亂的強大反對黨的一黨政府進步爲一個有一切黨派包括溫和的非共黨分子參加的真正全國性的政府體制。

國民黨野心太大

這種條件沒有一個實現。國共雙方領袖間的互不信任說明太根深蒂固了，雖然有着臨時性的停戰以及進行顯然很有希望的談判，但仍不可能獲得最後的協議。此外，國民黨並於一九四六年不顧馬歇爾元帥的警告而發動了一個野心太大的軍事行動。馬歇爾警告說，這種行動不啻會導致失敗，而且會使中國陷入經濟的混亂中，最後並將摧毀掉國民政府。馬歇爾元帥指出，雖然國民

黨部隊能够在一個時期內攻佔共產黨佔領下的城市，但他們不能摧毀共產黨的軍隊。因此國民黨部隊的每一推進，都將使他們的交通線暴露於共產黨游擊隊的攻擊之下，並被迫撤退或者連同美國所供給的軍火投降，沒有一個對軍事情況的估量，比這更完全地爲後來發生的事實所證實。

美 援

然而無論在和平或戰爭時期，美國對中國人民都維持着友誼與援助的傳統政策。自從對日勝利後，美國政府以贈予和借貸的方式給予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的援助總數約達二十億美元，這個數字在價值上等於中國政府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同時，就該政府的預算方面言，比例地較戰後美國對其他任何國家的援助數量爲大。除這些贈予和貸借外，美國政府會以大量的軍用與民用之戰時剩餘物資賣給中國政府，其採買原價總值在十億美元以上，而通過協議，美國政府僅取得二億三千二百萬美元。然而自從對日勝利以來，美國供給中國軍隊的軍需品之大部分，因爲國民黨領袖們在軍事上之愚昧，他們的叛變投降和他們的部隊之喪失鬥志，而落入中共手中。有人籲請再拿比較少數的援助——軍事的與經濟的——給予國民政府，能使國民政府消滅中國的共產主義。美國政府所獲得的最可信賴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報告，並不證實此種見解的得當。

現實的評價中國的情況（過去的與未來的），導致一種結論，即美國所能走的唯一的另一條路，是爲一個已經失掉它的人民的信心的政府進行全面干涉。此種干涉需要花費甚至比迄今爲止無效果地用去的錢還要多的費用，需要由美國軍官指揮國民政府的軍隊，並可能由美國武裝部隊——陸、海、空——參加。因而發生的戰事。如此範圍和廣度的干涉，勢將引起中國人民群眾的憤慨，完全違反我們的傳統政策，並將受到美國人民的譴責。

最嚴重的困難

必須坦白承認，美國的援助中國人民抵制受任何外國或若干外國控制的政策，現在已面臨最嚴重的困難。中國的腹地已在共產黨人手中，共產領袖已捨棄他們中國的遺產，而且已公開宣佈他們附從於一個強國——蘇聯。這個強國在過去五十年來，在沙皇統治下，或在共產黨統治下，都一樣的十分勤謹地努力於擴充它在遠東的控制權。在不久的過去，外國之企圖控制中國，在中國人民看來，很清楚的就是外來的侵略，因此就遭到艱厲的而於最後終獲成功的抵抗。我們的援助與鼓勵，會幫助他們抵抗。但是在這一次，外國之控制遮掩在一個廣大的熱烈運動的外表後面，這個運動顯然在許多中國人看來是完全本地的和民族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援助一直無效。

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不祥結果為美國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國在她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內，所曾經做過或能夠做的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美國所未做的對於這個結果也沒有影響。這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品，這些勢力，美國也曾試圖加以影響，但不能有效。中國國內已經達到了一種定局，縱即這個定局只是因為未盡職責的結果。

現在已經非常清楚，就是我們應當面對一個事實上已存在的局勢。如果把我們的政策建基於所願望的想法，我們將不能幫助中國或我們自己。我們繼續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局面無論可能是怎樣悲慘，無論中國龐大人口中的一大部分可能怎樣殘酷地處於為一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効力的——一個政黨的剝削之下，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個人主義終將再起，中國終將推翻外來的羈絆。我認為我們應當鼓勵在中國的一切發展，這些發展在現在或將來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而工作。

未來政策

然而在最近之將來，我們在執行我們對華友誼的傳統政策方面，必將深切地受到目前發展的影響。中國人民認識共黨政權並不爲中國利益而爲蘇聯利益服役的程度，以及在辯明事實之後，對這種外來統治所生的反應，都必然會影響到我們的政策。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假若共黨政權服膺於蘇聯帝國主義的目的，並企圖從事侵略中國的鄰邦，則我們和聯合國其他會員國勢必遭遇一種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並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局面。

同時，我們的政策將繼續以我們自己之真誠尊重憲章，我們之對華友誼，我們之傳統的支持門戶開放及中國獨立領土主權完整爲基礎。

此致

總統

迪安·艾奇遜

美帝侵華供狀

美帝白皮書第一章

偽造中美關係歷史掩不住侵略者狐狸尾巴

美國白皮書關於中美關係的歷史敘述，充滿了顛倒是非、隱瞞捏造和對於中國人民的侮罵。白皮書第一章敘述一八四四年至一九四一年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企圖證明美國資產階級政府對於中國從來是無害的。但是狐狸究竟藏不住自己的尾巴。白皮書一開始就以極端侮罵中國人民的口吻宣佈『美國負責指導了並維護着所謂對華門戶開放政策』，這就是說，負責保證中國成爲外國列強所共有的半殖民地，首先是美國的保護國。美國在過去一時期所鼓吹的門戶開放政策，反映美國當時在中國的勢力還不够強大，還不足以實行像世界第二次大戰後期及大戰結束以後的對華門戶關閉政策，即美國獨佔中國的政策。美國在開始時只能要求和其他侵略國在侵略中國時的『機會均等』。白皮書所毫不害羞地敘述的中美第一個條約，就是極端侵略性的，這就是南京條約次二年的「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的望廈條約（即『中美五口貿易章程』）。這個條約規定美國得『均霑』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所獲得的特權『利益』，即白皮書中所說的：『其中包括一項最惠國條款，保證凡其他國在貿易、居住、關稅等方面所獲得的條約權利，將自動擴大適用於美國。』這個條約還規定美國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等項帝國主義特權。到一八九九年底，美國

國務卿海約翰正式地宣佈了所謂機會均等的政策。『一九〇〇年中國的排外騷動庚子之亂，給美國一個促進這種政策的機會』。美國積極地參加了侵略中國和殘酷無情地屠殺中國人民的八國聯軍戰爭，並於其後竭力聲明它是『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的保護者。在這以後，美國對華處分史的著名紀錄，例如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的美國顧問古德諾鼓吹帝制，一九一九年美國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上支持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一九二二年美國主持的華盛頓會議重申『機會均等』，規定中國在山東問題上對日本實行賠償，並共同規定中國關稅稅則，一九二三年美國與英國因廣州孫中山政府扣留關稅餘額各派軍艦十七艘駛廣州白鵝潭示威，一九二四年美國提議共管中國的鐵路以至全部財政，一九二五年上海美兵參加對於中國人民的屠殺，一九二七年美國軍艦參加砲轟南京等等，在白皮書中或則完全隱瞞不提，或則加以美化的掩飾。白皮書對於美國外交在日本進攻中國的初期的醜惡歷史記載得簡直不能自圓其說。美國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一年的十年內是日本戰爭物資的主要供給者之一。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美國輸日的軍事物資却逐年增加。據一九四〇年日本工商省統計，美國對日軍需品貿易的比率，一九三七年為百分之三十三點五，一九三八年為百分之三十四點三，一九三九年為百分之三十四點三，一九四〇年三月份即突增至百分之三十八點七。竭力證明美國對華友誼的白皮書，也只能說什麼企圖以『自一九四〇年輸往日本的油類，廢鐵及其他作戰潛力物資逐漸減少』。但是在事實上，直至珍珠港事件為止，美國輸日戰爭物資仍是繼續增加，而且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若干美國軍火資本家仍然秘密向日本出賣軍火。在政治上，直到珍珠港事件的前夜，美國一直追求着犧牲中國而與日本侵略者達到妥協的目標。在這期間的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就是著名的綏靖主義者，甚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他仍然為日本帝國主義和美國的綏靖政策辯護。至於戰後美國政府扶助日本侵略勢力

復活的事實，更是衆所週知。可是所有這些事實，在美國白皮書裡都是沒有位置的。

美帝白皮書第二章

敘述國共關係充滿惡意歪曲

美國白皮書的第二章敘述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四年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白皮書首先把中國人民爲取得民主權利的鬥爭描寫爲「給予世界和平與穩定以一個潛在的威脅」。白皮書惡意地歪曲了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對於孫中山的進步主張，例如忠實地聯合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資產階級專政，主張耕者有其田等等，白皮書均略而不提，而只強調他的言論中的守舊的部分，例如反對階級鬥爭。對於蔣介石在叛變革命後所進行的反人民的兇惡內戰，以及中國革命人民對於蔣介石反革命計劃的正義鬥爭，白皮書都說成是相互間的莫名其妙的「仇恨、猜疑和不願忘懷過去」。白皮書故意隱瞞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期間對於八路軍新四軍的多次進攻以及後者的多次忍讓，而描寫爲「雙方軍隊不時衝突」，「政府軍封鎖共方區域，阻止共方勢力滲入政府地區」。白皮書宣傳蔣介石表示願意與中國共產黨和解，並特別宣傳美國政府對於造成和解的『有用的貢獻』，雖然人們都知道，正是美國的這種『有用的貢獻』，幫助了蔣介石撕毀一切和平協定，並把中國人民投入大規模內戰的血海之中。

美帝白皮書第三章

暴露赫爾利在抗日後期干涉中國內政

美國白皮書第三章關於赫爾利在華活動的記載，暴露了美國的帝國主義者，早在對日戰爭後期，即已積極干涉中國內政，力圖協助國民黨反動集團消滅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愛國民主力量。艾奇遜在白皮書的前言中供認：『美國的觀察家』們在那時即已指出腐敗反動的國民黨已喪失中國人民的信任，並『懇切國民黨的這種每況愈下的情況勢必影響到它最後與中共之間的政治或軍事的鬥爭。他們在一九四三年及一九四四年便擔心國民政府可能如此自絕於國人，以致在戰後競爭權力時會證明它竟無力能維持其權力』。艾奇遜並且說這就是美國政府在一九四四年九月派遣赫爾利來華的背景。依照白皮書第三章的記載，赫爾利來華的使命是：『一、阻止國民政府之崩潰；二、支持蔣介石爲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及統率三軍之委員長；三、協調蔣委員長與美軍統帥（按指史迪威將軍，史迪威將軍主張中國團結抗日）之關係；四、促進中國（按指國民黨）軍用物資之生產，並阻止其經濟崩潰；五、統一中國所有軍事部隊，以達成擊敗日本軍隊之目的。』赫爾利的這個聲明，已經表示美國政府把中國看作自己的保護國，並堅持將一個中國人民所不支持的反動政府和反動統帥部強加於中國人民的決心。赫爾利露骨地說：重新扶起當時搖搖欲墜的國民黨及蔣介石，這就是他的使命。所以他的一切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斡旋』活動無不是爲了干涉和奴役中國的目的。赫爾利聲明的第五點，表明他的主要計劃是消滅中國的人民抗日武裝——即中國人民解放軍。手裡拿着這個如意算盤的赫爾利，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走到了延安。赫爾利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會談的結果，雙方簽字成立了關於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的五點協議。但是說話不算話的美國特使，在由延安回到重慶以後，就立刻廢毀了他所簽字的協議。並從此對它緘口不談。白皮書迴避了美國政府代表背信棄義的可恥事實，竟將談判失敗的責任推給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後，赫爾利就肆無忌憚地公然出面反對和污蔑中國共產黨和中

國人民，並和魏德邁一起，在日本投降以後，全力武裝國民黨的軍隊，運送他們和幫助他們佔領爲中國人民解放軍所包圍的、日軍佔領下的大城市，甚至唆使日本軍隊幫助國民黨向中國人民作戰。白皮書對於赫爾利所做的這一切激起全中國憤怒和美國民主輿論責難的兇惡的反動行爲完全不提，却引證蔣介石的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給杜魯門的信件，『說他在華的偉大工作，他的睿智的政治家風度，以及他的人情，已經贏得中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白皮書因此完全無法解釋赫爾利的下台。但是白皮書既然徵引了中國第一號內戰罪犯蔣介石對於赫爾利的頌揚，這就在無意中證明了美國大使在中國怎樣和血腥屠夫合作的一切罪惡。

美 帝 白 皮 書 第 四 章

誹謗中蘇同盟條約挑撥兩國兄弟友誼

美國白皮書第四章的內容是爲着挑撥中國與蘇聯的兄弟友誼。儘管白皮書說明美國催促全力反抗德國進攻的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是爲了避免『盟軍百萬的傷亡』，但是同時却認譏蘇聯答應在結束對德作戰結束三個月後對日作戰是『僅僅爲了取得報償』。白皮書宣傳美國在雅爾達會議中『盡力維護中國的利益』，暗示蘇聯在對付日本侵略問題上要求中國保證合作，並在旅大組織共同對日防衛，是一種『侵略行爲』，反過來說，似乎只有把東北像台灣一樣地『開放』給美國和日本，才是『維護中國的利益』。白皮書抹煞蘇聯信守中蘇盟約，幫助中國人民解放東北和消滅了日本陸軍主力關東軍的顯著事實，反而大肆宣傳什麼在對日戰爭結束後『蘇聯或將依條約實行軍事佔領東北和遼東半島』之類的鬼話。美國政府和國民黨反動派要求蘇聯保證美國侵略勢力可

以自由進入東北，保證國民黨反動派可以自由經過自由港大連運兵登陸，保證蘇聯必須援助國民黨反人民的內戰。蘇聯沒有接受這些要求，這就觸怒了反動分子。此後，反動分子就致力於誹謗他們所會『普遍滿意』的中蘇盟約。雖然直至一九四七年一月間，馬歇爾在離華返美途中，還聲明蘇聯並未援助中國共產黨，而白皮書也未舉出任何這種根據，但是白皮書却仍然在這一點上對於蘇聯任意誣蔑。

美 帝 白 皮 書 第 五 章

充分暴露出：馬歇爾「調處」真相

美國政府發表的白皮書充分暴露了一九四五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馬歇爾來華「調處」的真相。白皮書的第五章記錄了所謂馬歇爾「調處」的若干不完全的事實，並加以許多歪曲的解釋。但艾奇遜所作的白皮書前言中却洩露了所謂「公正調處」的內容。艾奇遜承認美國帝國主義政府早在對日戰爭後期即處心積慮地策劃干涉中國內政的步驟，幫助「業已喪失人心和聲望」的國民黨反動派消滅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力量。美國帝國主義政府當時的政策是：在情況對國民黨反動派不利的當時，即在國民黨反人民的內戰部署尚未完成之時，「企圖協助擬定一個暫時性的協定。一方面將因此而避免內戰，但又可保持甚至增加國民政府的勢力。」艾奇遜又說：「馬歇爾元帥於一九四五年御命赴華，一如白皮書第五、第六兩章中關於馬歇爾使華以及其後幾年，事實敘述所顯示，我們當日的政策是受着兩個目的策勵的，一個目的是在（國民黨）政府能趨於穩定並沿着民主的途徑前進的條件下，使中國得到和平；另一個目的是協助國民政府盡可能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上建

立它的權威。」美國政府的所謂循着「民主的途徑」的真實意義既然就是幫助反民主的蔣介石集團建立權威，因此艾奇遜所說的兩個目的，無論是前者或後者，都是爲了削弱和消滅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愛國民主力量。消滅中國的愛國民主革命運動，以便把全中國放在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的奴役統治下，亦即把中國變爲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附庸，這就是日本投降以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焦點，這就是馬歇爾「公正無私的調停」的目的。艾奇遜接着說：「援助國民政府的第二個目的（按即協助國民黨賣國反動集團在盡可能廣大的地區內消滅人民民主政治這個侵略和干涉中國的目的），則是我們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所力予推行的。」馬歇爾所要「調處」出來的「暫時協定」既以削弱和消滅中國的愛國民主力量爲目的，一旦國民黨賣國反動集團達於「穩定」，美國和國民黨就要立即搗毀這個「協定」，所以「調處」就是爲了「製造內戰」。而馬歇爾就是這樣做了的。艾奇遜承認，大部分由於美國的援助，國民黨反動政府才能够發動全國性的反人民內戰，這個內戰，就是馬歇爾在其來華時期所製造出來的。艾奇遜說：「從一九四五年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初秋，國民政府在人力和軍備上較其對手具有顯著的優勢。的確，在那一時期之內，大部分由於我們在運輸、武器及補給上給予他們的部隊的援助，他們遂能推廣其控制及於華北和東北的大部分。」白皮書第五章說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生效的「停戰協定」把東北作爲「重要的例外」，但却隱瞞了蔣介石和馬歇爾堅持這個「例外」的原因，就是在於他們首先要使東北大打內戰。幾經談判，美蔣才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同意成立東北停戰協議，但協議成立之後立即就被蔣美所撕毀，國民黨軍隊接着就向撫順、本溪、四平等地人民解放軍大舉進攻。白皮書抹殺了這些事實，而對於人民解放軍在四月間由偽軍姜鵬飛手中收復長春一舉則發出猖狂吠。白皮書悻悻地說：「四月十八日，共軍佔領了長春，……這種行動嚴重地違反了雙方獲得的停止敵對行動協

請的命令。」白皮書曲盡顛倒是非的能事，把馬歇爾違反協議大量偷運國民黨軍隊到東北去打內戰的醜事描寫爲『根據協議』行動。當國民黨軍在馬歇爾的策動下一直打到松花江以後，馬歇爾和蔣介石認爲他們在關內的內戰部署已經完成。國民黨在一九四六年七月發動的全面的反人民內戰，就是白皮書所謂『幫助國民黨儘可能在廣大的地區上建立權威』的政策之執行。白皮書隱瞞了這個事實，但艾奇遜在他給杜魯門的信裡却洩露了事實的真相。他說：『實際上馬歇爾元帥在一九四六年秋季撤回了他的協助和平解決內戰的努力』馬歇爾這樣做，無論馬歇爾本人和白皮書怎樣詭辯，事實却表明了這無非是因爲國民黨爭取時間部署內戰兵力的任務已經完成，全面內戰已經成功地被發動。艾奇遜繼續說：『但是馬歇爾仍然留在中國，直至一九四七年元月政府和共產黨之間爭論的焦點之一，召開國民大會爲中國製訂一部新憲法並結束訓政時期和一黨專政時期。』艾奇遜的話證明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反動的僞國民大會和僞憲法，原來是馬歇爾太上皇卵翼下的產物。而僞國大的召開和僞憲法的通過就在決心內戰到底獨裁到底賣國到底的國民黨與中國人民之間，永遠劃下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白皮書在說到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時說：『雙方僅在道義上而非在法律上有加以實施的義務。』在一切的美國帝國主義者以及馬歇爾看來，所謂『道義』，就是隨時都可以撕毀的代名詞。馬歇爾和蔣介石之所以同意了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這一類『暫時性的協定』，這僅僅是因爲他們接着就要推翻這些協定，而且真的是「一點也不含糊地推翻了這些協定。馬歇爾在華一年多的活動，大大地幫助了中國人民去認識美國帝國主義的所謂『道義』的真面目。」

美 帝 白 皮 書 第 六 章

暴露魏德邁滅華計劃及司徒雷登陰謀活動

美國政府的中國問題白皮書第六章在『司徒雷登任內』的題目下，記載了魏德邁的滅華計劃和司徒雷登在中國培養新走狗的陰謀活動。魏德邁係以美國總統特使資格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下旬來華，於八月下旬離華返美，並於九月十九日向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至今才公佈的報告。魏德邁來華前夜，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由防禦轉入進攻，而國民黨軍則被迫由進攻轉入防禦。艾奇遜在白皮書前言中說，美國帝國主義政府的派遣魏德邁使華，是『鑒於急迫災禍日益增多的跡象』。魏德邁在報告中建議美國至少在五年的時間內應以軍事和經濟的援助給予國民黨，並提出滅亡中國的援助條件，艾奇遜所引述的這些條件如下：『一、中國（按指國民黨）以其要求援助的請求告知聯合國；二、中國（指國民黨）要求聯合國促成東北停戰，並請求東北歸於聯合國監護或託管之下；三、中國（指國民黨）應利用其本身的資源，改革其財政；政府與軍隊與經濟方面延用美國顧問人員』。末一點的含義，即指『擴大美國在中國的軍事和經濟的監督權限到實地行動方面』。白皮書第六章說：魏德邁的使華是由國務卿馬歇爾提議的，他的使命是：『他要向中國官員明白表示，只有中國政府能提供復興中國的有效措施的令人滿意的證據時，美國才能考慮爲『復興中國』作進一步的援助，而且此種援助必須受美國官員的密切監視。』所以魏德邁的亡華計劃是完全符合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的。美國帝國主義攫取東北並奴役全中國的這個亡華計劃所以未能實現，僅僅是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迅速勝利和國際民主陣營力量的強大。艾奇遜解釋說：『這一報

告保持秘密將近兩年之久，並非由於它與國務院的政策衝突，而是深怕魏氏的東北託管建議將引起嚴重反響的情緒。」

白皮書第六章繼續敘述了司徒雷登在中國的活動。司徒雷登從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在國民黨政府做美國大使，直到這個反動政府的滅亡。一九四七年春夏兩季司徒雷登向華盛頓報告的要點是：『共軍在東北採取主動，國軍逐漸喪失鬥志，不得要領之政治改革，無黨派人士強力譴責政府，警察之更採取鎮壓活動，佔領已經失去軍事價值的延安，學生騷動，反對內戰，政局惡化之東北，可能崩潰之通貨膨脹，在面對着一個大災難之際政府之腐敗無效能及毫無主張。』司徒雷登看見，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已經受到全中國的反對，已經處在全民包圍中；因此儘管美國源源不斷地援助國民黨，但美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奴役中國人民的統治已經『面臨大災難』。於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司徒雷登就以培養新的走狗作爲他們侵略和干涉中國活動的重點。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司徒雷登作了對華政策的結論，他寫着：『要建立國民黨中國的『有能力』的政治領導』，使這個反人民政府『能恢復把握住知識分子和群眾』。司徒雷登展開了一系列干涉中國內政的陰謀活動，公開號召組織新黨，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現，並妄圖在中國民主陣營內部組織反共派別。司徒雷登也在國民黨內部培養新的走狗。一九四八年四月李宗仁當選爲副總統就是司徒雷登積極活動的結果。今年一月李宗仁的上台也是受到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的。白皮書所引司徒雷登今年四月間在人民解放軍南渡長江作戰之際對美國務院的報告就透露了這一點。他說：『李代總統與蔣委員長之間的衝突還沒有解決，蔣總統雖會保證支持李代總統，但看不出他真正願意放棄權力。』在這裡，司徒雷登顯然是在批評蔣介石而支持李宗仁。但扶植李宗仁之類的工具，也並沒有能挽救美國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的滅亡，因而美國國務院就企圖扶植國民

黨以外的新工具。艾奇遜已在白皮書的前言中聲明，美國帝國主義把希望寄託於中國「民主的個人主義者」身上，美國帝國主義將鼓勵他們以推翻人民民主新中國為目標的一切活動之發展。

美帝白皮書七八兩章

供認大量物資援匪救不了國民黨滅亡

美國白皮書第七章敘述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年中國內戰的情勢，第八章敘述美國政府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援助。白皮書供認美國政府曾以鉅額物資、金錢、服務援助供給國民黨從事內戰，但挽救不了國民黨的滅亡。艾奇遜在白皮書前言中說：「自從對日勝利後，美國政府以贈予和借貸的方式給予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的援助總數約達二十億美元，這個數字在價值上等於中國政府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同時，就該政府的預算方面言，美國對中國的援助比例地較戰後美國對其他任何國家的援助為大。除這些贈予和貸借外，美國政府曾以大量的軍用和民用之戰時剩餘物資賣給中國政府，其賣價總值在十億美元以上，而通過協議的估價辦法，美國政府僅取得二億三千二百萬美元。」事實上白皮書所宣佈自日本投降以來美國援助國民黨內戰的數目字還是過小的。根據各種材料統計，這個數字應為四十三億元以上。而在對日作戰期間美國對國民黨的十五億六千餘萬美元援助，大部分也被用於這一次國民黨所舉行的反人民內戰。但是儘管美國政府給予國民黨這樣鉅量的物資援助，儘管馬歇爾、司徒雷登進行各種干涉中國內政的陰謀活動以與鉅額的物資援助相配合，却終於無法阻止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勝利。艾奇遜供認：這種勝利「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美國的干涉已無效，這種情勢「已為美國政府控制所不及」。又說：

國民黨政府的不斷失敗，『都不是因爲美援的不足而造成的。我們在中國的軍事觀察會報告說，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及彈藥』。艾奇遜說：『美國供給中國（國民黨）軍隊的軍需品的大部分……已落入中共手中。』白皮書悲慘地無可奈何地承認，美國的任何援助都將無法改變中國內戰的定局：『要想支持中國政府的軍事行動……需要一個幾千人的顧問團，無可預計的大量裝備，以及美國的捲入戰鬥，以顧問人員指導現代大規模的戰爭，這行動代表著一種未可估量的冒險，而不僅代表一種有限的冒險。』

美帝發表白皮書補充材料

自供一貫干涉中國

在美國國務院軍事情報中不能不承認中共領導抗戰，美國則全力支持國民黨勾結日偽反共反人民

美國國務院爲了答覆反對派的指責，在本月二十四日發表了對於白皮書的一項補充材料，題爲「中國的共產黨運動」。這是抗日戰爭末期一九四五年七月美國政府的一項軍事情報。國務院發表這個情報的目的，是在向反對派證明，美國政府從未誤認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因此美國政府從來沒有和中國共產黨做過朋友。但是這個情報不能不承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是政治組織最嚴密，紀律最良好，具有最強大效率及建設性之團體」，因此「人民都投向共產黨一方面」，「許多中間黨派也表示出寧願與共產黨合作，而不願與國民黨合作的趨勢」。情報也不能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主要領導者，而當時設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則不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甚至「參加偽軍，在日軍的支持下攻擊共產黨」。情報寫道：「在第四軍事件以後的幾年內，國民黨控制下的重慶政府，逐漸注意到保全其軍事力量的問題，以便加強其在國內的地位而對抗共產黨。由於這個目的，重慶政府便逐漸不願以其最好的部隊用於抵抗日本。自

從美國參戰以後，這種情形變得特別明顯。在華東各戰區內，政府從未停止對抗共產黨，攻擊共產黨的負擔並逐漸轉移到日軍和中國偽政府軍隊的肩上。許多重慶政府的軍隊或者國民黨的部隊甚至參加偽軍，在日軍的支持下攻擊共產黨。在日本於一九四四年開始在中國發動攻勢以前，在若干戰場上，政府軍和日偽軍間事實上存在着一種休戰狀態達若干年之久。」情報坦白地描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儘管其軍事力量較中國的任何獨立政權爲強，然而它已失去了大部分人民的支持」。但是雖然如此，美國政府仍然「全力支持」國民黨政府，而對於中國共產黨即在抗日戰爭期間也不願建立軍事合作關係。情報表明美國政府一度參加「調處」中國內戰的動機僅僅是爲着有效地支持國民黨。美國的情報荒謬地把中國人民的勝利諛稱爲「蘇聯統治中國」，這顯然是美國政府用自己的帝國主義經驗來觀察世界的結果。但是美國政府承認國民黨反動政府與中國人民之間的鬥爭「隱含」着「美蘇政策的衝突」這一點並沒有說錯；因爲美國國務院的政策是支持各國反動派以反對各國人民，而蘇聯的政策則是同情各國人民的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運動。

美帝軍事情報要點

紀錄上述軍事情報要點的美國新聞處電訊全文如下：

【美國新聞處華盛頓二十四日電】下列爲美國一九四五年七月一項名爲中國的共產黨運動的軍事情報之摘要，該項摘要已由明尼蘇達州共和黨衆議員楚德於八月二十日在此間發表。楚氏指摘國務院竟爾忽視此一報告。國務卿艾奇遜在今日記者招待會中，對於此種指摘加以反駁。下列爲國務院今日公佈之美國一九四五年軍事報告之摘要。

美國所有的公正觀察家，幾乎每一個都強調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是政治組織最嚴密，紀律最良

好，具有最強大效率及建設性之團體。此一論調有充分的事實根據。他們的政治和軍事技巧，高度的組織力和進步的態度，使他們在中國獲得群眾的擁護，遠非其他中國的政黨所能匹敵。所以在過去七年，他們的勢力範圍日益擴張，現在這種勢力的擴張已經登峯造極。很多消息最靈通的觀察家，大都認為在中國沒有一個反共的集團還抱有完全消滅共產黨的希望。某些眼光特別的觀察家竟作大膽的預見稱：如果重慶反動集團繼續當政，中國共產黨的勢力將蒸蒸日上，保持最後的優勢。目前的一般趨勢，是絕對地有利於共產黨的發展。在過去兩年中，共產黨勢力的繁榮滋長，可以說是中國最顯著的發展。這種事實常常使我們若干的觀察家們提出質問，我們是否在中國打鴨上架？從戰略方面着想，美國大可與中國共產黨成立軍事合作關係，因為中國東部大部分的領土皆在他們的政治統治之下，和他們成立官方關係亦未為不可。但是由上述各點看來，如果我們預先假定他們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才和他們打交道，未免過於天真而不着實際了（第一二一頁）。

在新四軍事件以後的幾年內，國民黨控制下的重慶政府，逐漸注意到保全其軍事力量的問題，以便加強其在國內的地位而對抗共產黨。由於這個目的，重慶政府便逐漸不願以其最好的部隊用於抵抗日本。自從美國參戰以後，這種情形變得特別明顯。在華東各戰區內，政府從未停止對抗共產黨，攻擊共產黨的負擔並逐漸轉移到日軍和中國偽政府軍隊的肩上，許多重慶政府的軍隊（不過很少是正規的中央軍）或者國民黨的部隊甚至參加偽軍，在日軍的支持下攻擊共產黨。在日本於一九四四年開始在中國發動攻勢以前，在若干戰場上，政府軍和日軍及偽軍間事實上存在着同一種殘酷狀態達若干年之久。山東和江蘇省的政府軍大部分都於一九四〇年撤退到華南與安徽的自山區，而僅留下少許游擊部隊在那裡，結果華北各省的海岸，便分別陷入共產黨或日軍的控制下（第三二五頁）。國共衝突的各種問題及其隱含的美蘇政策衝突問題合在一個問題內，即中國怎

樣才能成立一個爲國民黨和中共雙方都能接受的政府。另一個問題是美國如何才能對中共實施其影響力，而有助於中國的團結。重慶政府一如現在的結構，顯然對於中蘇友誼會成爲威脅的，它強力地懷疑着蘇聯欲經由中共而統治中國。這種看法也許是對的，也許是不對的。對於這個問題的私人意見很分歧，不過依照過去中蘇關係的記載，殊不能証明蘇聯無意統治中國。因此，如果重慶政府不能與共產黨實施妥協，而國民政府不能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則蘇聯勢將背棄重慶政府，而在中國支持一個相當普遍的政府，這和蘇聯對波蘭及其他東歐國家的政策是相合的。同時，觀察家之間尚有另一個相當普遍的看法，即如果國共之間如無法妥協，則在日本失敗後，甚至在日本失敗以前，將會造成中國大規模的內戰。美國對這種妥協有自覺是顯而易見的。由於這種看法，中國各政黨內的團結，顯然便是中國問題獲得解決的關鍵（二二七、二二八、二二九頁）。以全力支持重慶政府，而不附帶任何條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它們所正面臨着的一個局面，是我們必須坦白承認的，即我們在中國所支持的一個政府，儘管其軍事力量較中國的任何獨立政權爲強，然而它已失去了大部分人民的支持。中共今天對國民黨的統治造成一個極大的挑戰，自從國民黨於一九二八年成立國民政府以來，從來沒有遭遇到這廣大的挑戰。毛澤東最近對一個在延安的美國觀察家評論國民黨可能發動一個對抗共產黨的內戰一事說：我們的力量比現在弱一百倍的時候，蔣介石尚不能在內戰中消滅我們，何況現在。他的話無疑是對的。從最近國共間的武裝衝突看起來，一再說明國民黨的部隊居於下風。因爲人民都投向共產黨一方面，不僅人民表示出來這種趨勢，而且許多中間黨派也表示出寧願與共產黨合作，而不願與國民黨合作的趨勢。他們不是政府黨分子，而僅因爲參加對日戰爭才和政府名義上聯繫在一起的。政府行政的腐敗，政府領袖的不願與其他聲譽卓著的黨員分享政權，疏遠了所有在一九三七年中

日戰爭爆發時對其表示擁護的政治黨派和團體。同時國民黨內還有許多進步的和自由主義的領袖，也強烈的反對現行統治集團的政策（第二四六頁）。重慶政府和蘇聯間的任何協議或論調，無一不都加強中國的團結，並減少美蘇捲入中國國共兩黨戰爭漩渦的危險。

美國反動陣營對白皮書的喧嘩

美國白皮書在美國反動陣營中所引起的分歧和喧嘩，顯示美國對華政策過去和現在都存在著兩個派別：一派是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集團及其擁護者，另一派則是其反對者。兩派的基本方針是相同的，即侵略和干涉中國，支持中國反動派別以反對中國人民，但在實現這個方針的具體步驟與方法上，兩派存在著若干分歧。

國務院反對派責備國務院政策對於支持中國反動派力不足。他們的中心論點是：蔣介石是對的，美國政府是錯了，現在不應當發表白皮書，而應當以積極的軍事行動來繼續援助蔣介石。例如共和黨參議員勃里奇就說：白皮書主要是企圖辯護國務院的錯誤。政府寧願失去一個大陸，而不願失去一點面子。中國戰爭顯然是在華盛頓而不是在中國打敗的。勃里奇認為美國政府現在的任務，應是頌揚和援助國民黨政府，而不應加以侮辱。民主黨參議員麥克倫說：中國的險惡局面是國務院外交政策的結果。

在衆院八月十七日辯論軍事援外法案時，周以德、伏利斯、洛奇等三個衆議員即聯名提出一個修正案，猛烈抨擊美國政府援歐『太多太快』和援蔣『太少太慢』的政策，要求在軍事外援撥款中以兩億美元的數目，繼續支援國民黨殘匪作戰。在這個修正案於十八日被衆院多數派否決之後，反對派的四個參議員——共和黨的勃里奇、惠利、諾蘭和民主黨的麥卡倫又於廿一日聯名發表聲明，斥責白皮書是國務院的政策的可恥粉飾，要求立即給國民黨政府以充分的援助。

這些反動分子宣稱美國政府的失策是沒有給蔣介石以更多的援助，沒有更大規模地更直接地參加中國內戰。紐約基督教先驅報主筆保林說：如果我們兩年前聽從了魏德邁的報告，沒有把它壓下去，共產黨就佔領不了上海。這些天真的空談家們裝作不知道：美國政府對魏德邁報告中關於援助國民黨反動派計劃的大部分其實都已經實行了。艾奇遜在其致杜魯門的信中即承認，國民黨軍隊「在具有決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彈藥」。美國政府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援助，唯一沒有做的就是大規模地、直接地作戰。這並非美帝國主義不願意這樣做，艾奇遜會說過這是「吸人心目」的，但是，外強中乾的美帝國主義不能這樣做，它看到自己如果這樣做，就必然會在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反對之下被直接地打敗，艾奇遜避免提及打敗仗的前途，只是說：全面干涉需要花費更多的金錢，甚至比迄今為止無效果地用去的錢還要多，需要由美國軍官指揮國民政府軍隊，並可能由美國武裝部隊——陸海空軍——參加，因而發生的戰爭是如此範圍和廣度的干涉，勢將引起中國民衆憤慨，並將受到美國人民的譴責。

對於這點，美國軍事冒險的煽動家們顯然比杜魯門、艾奇遜、馬歇爾、司徒雷登之流愚蠢得多。美國石油托拉斯的代言人米契爾透露了這些冒險分子的狂妄計劃，他列舉了援助有「足夠的控制保證」的國民黨政府的要點：（一）組織「志願飛虎隊」，加上美國資助和裝備的軍隊與空軍裝備；（二）以黃金或白銀補助金，直接給國民黨軍人個人，或由美國人員嚴格監督使用；（三）通過「當事的」美國顧問來控制國民黨的兵工廠和工業；（四）廣泛散播污蔑蘇聯和共產主義的宣傳；（五）組織美國「志願蚊式艦隊」，加上上海運輸隊的軍隊和裝備，參加中國內戰。

對於這些冒險計劃，美國國務院政策的擁護者不以爲然。他們比較了蔣介石集團和美國本身的脆弱性。美聯社紐約六日電訊反映了這些人的情緒。該電訊說：中國問題「唯一可能的解決

辦法，似乎只有在一種規模上採取軍事行動。對於這樣規模的軍事行動，世界非共產主義的力量都是完全沒有準備的；而且這種規模的軍事行動差不多一定會引起每個人都會恐懼地躲開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裡所說的帝國主義國家沒有準備戰爭雖然是謊言，但是帝國主義陣營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懼怕立即發動戰爭會毀滅他們自己却是事實。他們贊成艾奇遜的聲明，這個聲明表明美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並沒有放棄捲土重來的計劃。參院軍事委員會主席泰丁斯認為白皮書『針對現實，方向正確』。民主黨參議員約翰遜表示，美國政府經過艾奇遜所說的支持『民主個人主義』的辦法，經過利用第五縱隊的辦法，仍能『從目前困境中找到出路』。他認為更大規模地更直接地干涉中國內戰，『爲無法形容的輕率行動。中國局勢如此困難，如此複雜錯綜，如果我們在這個階段中加以解決，將是極爲愚昧的事』。這就是說，美國國務院的支持者們，並不是根本反對大規模的直接干涉，只是覺得『在這個階段中』這樣做得太『輕率』，太『愚昧』而已。

紐約先驅論壇報、路易斯維爾郵報、華盛頓明星報、大西洋憲章報等大體上都支持上述的見解，它們一方面承認白皮書『是一篇充滿失望、悲慘與憂傷的報告』『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給西方帶來了一些黯淡的氣氛』，同意艾奇遜關於中國『內戰的後果不是美國所能控制』的招供；另一方面，它們又滿心惡毒地準備捲土重來。紐約先驅論壇報說：『如果我們已經到達了一個歷史轉折點的話，那麼，只有對華和對整個東方的很長遠的決策才能奏效，小的權宜之計或屬必要，但就其本身來說，是無用的。……我們需要『新的瞻望』，而這必須是一個很廣泛、很深刻和有思想的。』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長遠的決策』呢？據法新社華盛頓六日電訊，『決策』就是：『(C)』

抵抗中國共產黨對其鄰國緬甸、印度的任何侵略威脅；（二）在中國鄰國中，從朝鮮至印度，其中包括日本與菲律賓，鼓勵一種政策，這種政策的目的在於削弱各國內的共產黨活動；（三）盡量利用機會削弱共產黨在中國的地位，具體地說，美國打算鼓勵並可能支持中國人擺脫共產黨以「恢復國家獨立」的任何運動。」這就是說，美帝國主義將加緊對朝鮮至印度各國人民的侵略，將進一步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將竭力從內部來破壞人民的新中國和剝奪中國的獨立。

美國國務院的支持者對這種『決策』滿懷信心，稱之為『新的瞻望』，『新階段開始的標誌』：在這一點上，泰丁斯、約翰遜、紐約先驅論壇報等，以及他們所支持的杜魯門、馬歇爾、司徒雷登、艾奇遜之流，却比反對他們的麥卡倫、勃里奇、周以德等要愚蠢些。麥卡倫說：『如果我們繼續實行白皮書中所說的政策，那不久亞洲就都會落入共產黨控制之下。』是的，不管美帝國主義採取什麼政策，亞洲決不是美帝國主義的亞洲，而是人民的亞洲。

